

● 作者/Bernard "Mick" Trainor ● 譯者/楊黎中 ● 審者/劉宗翰

勿忘歷史：前哨戰

The Outpost War: Remembering Our History

美陸戰隊員曾在朝鮮半島浴血奮戰，但某些非主場戰役隨著參戰者逐一凋零而日漸爲人所淡忘。鑑此，本文略述前哨戰之史實，期使後繼者能明瞭先烈英勇事蹟，並繼續發揚此種堅忍不拔的作戰精神。



(Source: Bernard C. Nalty, "Outpost War: U.S. Marines from the Nevada Battles to the Armistice." [Washington, DC: U.S. Marine Corps Historical Center, 2002].)

屬於硫磺島和沖繩戰役之「最偉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 譯註：形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邁入成年階段的那一代美國人，其中大多數都參與了戰爭，鑑於戰爭的規模及影響宏大，故有此稱)，幾乎全都去了瓦爾哈拉(Valhalla, 譯註：北歐神話中的英靈神殿，陣亡戰士都可在此處享受永恆幸福)，而屬於「韓國世代」的那些戰士則日漸遭到淡忘。但是在他們離世之前，今日陸戰隊員應該要知道，65年前在那個遙遠亞洲半島上的往昔戰事。

大多數的陸戰隊員都聽說過仁川和長津湖戰役。然而，相較於1950年那些令人難忘的作戰行動，在韓戰中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行動。許多陸戰隊員和軍官們對於這些先烈事蹟知之甚微，而且他們從未身處在持續砲火之下。唯有歷經戰爭洗禮，才能讓人成長。

1951年，陸戰隊員及其陸軍弟兄們將北韓和中共趕回了這場混戰的起點，亦即38度線。到了該年秋天，雙方皆認為這場戰爭已陷入膠著，而依據接觸線進行某種形式和談或許是可行的。雖然結果正是如此，但卻多花了兩年時間作戰才得以達成。即便如此，這不是一項和平條約，而是僅只於同意停火而已，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在達成停火的路上有很多政治癥結點。在此停戰期間，戰爭是以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形式持續肆虐著。

這場戰爭後期即演變成眾所周知的「前哨戰」(Outpost War)。

在這兩年間，雙方傷亡人數比起激烈的戰爭初期還要來得多，由此可見，在這段幾乎被遺忘的

期間發生了猛烈交戰。

這裡沒有為了戰略利得而進行如索母河或諾曼第等大規模戰役，只有當停戰線終於劃下時，為了搶占地形優勢所遂行的零星戰鬥。在美軍前緣(主抵抗線)前方，還從事極為危險的戰鬥巡邏、伏擊和襲擊，俾保衛主戰鬥陣地。就大局而言，這些作為並沒有太大價值。參與和談的談判人員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小部隊行動，但就相互交戰部隊而言，在前哨間的戰鬥行動是激烈且血腥的。

就像硫磺島一樣，這些前哨戰並不是由團和師級規模的部隊來打；而是由排、班和火力組所進行的戰鬥。在這些前哨中遂行作戰的士兵、士官和初級軍官的「傷亡統計表」(Butcher Bill)數字更是高得嚇人。

所以，這些前哨戰鬥如何進行？

由數挺機槍與或許是一支臨時性戰鬥工兵分遣隊所組成的加強排，奉命占領及固守在主抵抗線前方的一座高地，而且位處支援武器射程內，通常距離前線是600到1,000碼。

這座高地是沿著戰線的諸多前哨之一，旨在對敵人攻勢提供預警並加以遲滯。前哨也會作為突擊和伏擊用途，以對抗敵人配置類似的前沿陣地。

戰壕線至少要挖到該高地周長的一半。作戰陣地四處散布，以涵蓋所有進入陣地的敵接近路線。在戰壕背面所挖掘的住宿掩體稱之為「胡奇」(Hooch)。各式機槍已完成隱蔽，皆仔細完成標定以形成交叉火網。

在陣地的反斜面區會挖掘一座指揮所來容納指揮組，並把排長、排副、引導員(負責再補給)、

戰史回顧

醫護兵和無線電通信士納入其中。與正斜面這些作戰陣地的聯繫，係藉由聲力電話和相連接的戰壕來維持。對後方通信則是由連接到EE8手搖式電話上的陸上通訊線所建立。所有線路都有備援方案，因為敵迫砲或火砲很可能會切斷這些線路。通信部分還藉由無線電輔助，不幸的是，無線電在遭受猛烈攻擊時有可能會發生故障。信號彈最後總是「在危急狀態中」成為最可靠的通信工具。

前沿陣地可讓敵人一目了然，但這也是眾多目的之一——讓敵方知道美軍會待在那裡，無懼於他們的戰場行動。然而，陸戰隊員已經了解到敵(中共)火力會是致命的，這包括了陸戰隊員在聽到其發射聲前即可能已被擊中的76公釐直射砲。在面對敵人的高地正斜面區，76和122公釐火砲、長程機槍火力、狙擊手及迫擊砲等都能讓人感到極度不安。因此，除了狙擊手和砲兵前進觀測員之外，所有人員在白天時都避免待在正斜面區。因此，衛哨勤務、日常陣地強化，以及在夜間不停地架設刮刀刺絲網，還有巡邏任務、伏擊和偶爾襲擊事件等皆在夜間執行。

白天則是在反斜面這邊渡過。



狹窄的寢室容納了四名陸戰隊員。(Source: DoD)



隸屬於美陸戰隊第1團第1營第2連的陸戰隊員在享用熱食。(Source: DoD)



美陸戰隊的4.5吋火箭砲砲兵向中共陣地開火。(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美陸戰隊第11團第4營砲兵已完成準備並待命射擊。(Source: DoD)

在該區也精心設置了一些作戰陣地。美陸戰隊員早已理解，中共奪取山頭的標準作業程序，是以火炮測距和修正彈著作為前導。接續的是為尋找弱點和機槍陣地之刺探性攻擊。(這些攻擊通常都被手榴彈、60公釐迫擊砲和步槍/白朗寧自動步槍的火力所擊退)。一兩天後，該前哨會被猛烈且持續密集的大砲和迫擊砲的砲火轟擊。就是在此保護傘下，敵軍將會進行夜間的正面攻擊。但這絕對不是他們的主力。這只是要牽制並纏住陸戰隊員。主攻將會以突擊高地後方的包圍方式來進行。顯然地，陸戰隊員對此完全了然於胸，因此不僅有著全面性的防禦，而且在必要時也會採取反斜面的防禦。

美陸戰隊的前哨鮮少遭到奇襲。其原因在於共軍進行預兆性的刺探作為，所以陸戰隊員得以預測其行為。陸戰隊員們並不需要情報的警告。渠等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恐懼感、腎上腺素和反射動作(Muscle Memory)開始接管他們全身。當敵人開始進犯時，陸戰隊員會採取戰鬥蹲姿。美陸戰隊第11團的火砲會沿著通往該前哨的各條路徑，針對

方格目標以反砲兵火力和防禦性火力的組合來進行反擊。隨著地面行動的開展，這些砲火支援將更為接近該高地。81和60公釐迫擊砲藉由發射照明彈和高爆炸藥的組合來進行反擊。隨著降落傘式照明彈的擺盪，地面被其陰森可怕的光線所照亮，然後隨著照明彈的下降而投射出陰影。

在高地上，額外的彈藥和手榴彈都是隨時備便的。指揮與管制也移轉給火力組組長，因為即將來臨的砲火會使部隊運動受限且讓通信中斷。機槍手待在隱蔽的射擊陣地裡，並且在可能情況下，藉由與鄰近機槍所形成的交叉火網來掃射各個通道。為避免槍支過熱，「六發點放」是一句被再三重複的咒語。由於可用機槍的數量有限，白朗寧自動步槍遂被當成防禦的骨幹。無論發生什麼事，陸戰隊員總是讓白朗寧自動步槍嗒嗒作響。步槍兵則是對著面前的斜坡和山谷，送出猛烈的手榴彈和M1步槍火力。

當突擊進行時，從主抵抗線調派來的陸戰隊員不但修理通往前哨的損壞線路，並且往來穿梭以鋪設新的線路。他們的傷亡率奇高。共軍用迫擊砲火封鎖各前哨和主抵抗線之間的一些已知通道。撤離傷員的醫護兵和從主抵抗線派遣到高地之增援部隊都受到猛烈打擊，吃盡苦頭。

當所有語音通信管道都損壞時，現場資深軍官即要求發射信號彈，例如一發綠色代表「發射防護性火砲彈幕」。兩發綠色是「將我包圍」，亦即以持續性砲火環繞美方陣地。最後則是可怕的紅色信號彈，此為「對我陣地發射近發引信彈藥」。這表示該高地已為敵占領，且不再可能進行有組織性的防禦。用砲火將其一掃而光，這對於仍留

在地面上的友軍和敵人而言，是一道無差別的死刑判決。

由於雙方是為了要確立控制權而戰鬥，因此有時候在這些無關緊要的高地上所進行的戰鬥會長達數日，並且在某些情況下，會形成長達數星期的激戰。一些像是邦克山(Bunker Hill)、鐵鉤(The Hook)、喀孫(Carson)、雷諾(Reno)和維加斯(Vegas)等處，連同泰娜魯(Tenaru)和首里(Shuri)、仁川和長津湖，以及順化(Hue)、881高地南峰(Hill 881 South)，還有最近的一些地點，像是費盧杰(Fallujah)和桑金(Sangin)等，都被寫入美陸戰隊隊史之中。

戰鬥的原委就是如此。人們對於這場前哨戰明智與否可以有所質疑，但是它和美陸戰隊隊史中其他無數的戰役，都應該烙印在配戴著老鷹、地球和船錨的那些人腦袋裡。這些勇氣和決心是陸戰隊傳統的一部分。

註：有關前哨戰更多內容，請參閱Bernard C. Nalty, *“Outpost War: U.S. Marines from the Nevada Battles to the Armistice,”* Marines in the Korean War Commemorative Series, (Washington, DC: Marine Corps Historical Center, 2002).

作者簡介

Bernard Trainor 備役中將係《美國陸戰隊報月刊》的經常供稿者。他與 Michael R. Gordon 合著《諸將之戰》(*The Generals' War*,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5)，以及榮獲《紐約時報》暢銷書殊榮、描寫伊拉克戰爭的《眼鏡蛇二號》(*Cobra II*, Pantheon Books, 2006)。

Reprint from *Marine Corps Gazette* with permission.